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十三回 忽顯靈文素臣真符假夢 怕上天熊飛娘死抱生人

眾人慌忙拉救，虧得撞偏了些，在柱上擦過，把左邊半個額角擦破，拉了一道口子，擦出整片油皮。急取傷藥敷口，包紮起來，坐在地下，仍不哭泣。天生覺著，勸道：「你有夫有子，虧你捨得跟著文爺同去嗎？方才若不是咱手快，撈著你一片衣襟，帶了一帶，這命還有嗎？」飛娘道：「滿天下人，只靠文爺一個，咱眼睜睜地，要看他做出掀天事業來，誰料他真個半途而廢，咱還要這命嗎？兩個兒子，有你撫養，再不，就交給妹子；你愛娶，便續上一個，不愛娶，便守著咱，做個義夫；咱有甚捨不得？」以神道：「文爺勸大姐嫁人，要生男育女，接續父母氣脈；你拗著他，做不孝之女，陰司裡怎樣好去見他？」飛娘道：「咱若不遇文爺，如今還是女兒，有這感子、念子來接那氣脈嗎？若光想接氣脈，古來也沒有忠臣義士了，咱有甚見不得他？」玉麟道：「古來女子，只有死君、死父、死夫，沒有無名而死的；大妹怎不明道理；胡做起來？」飛娘道：「古來為朋友死的，很多；文爺是咱明師益友，開拓咱心胸，增長咱見識，感發咱良心；咱就合他做個刎頸之交，也沒背著理來！」有信道：「文爺說，禮記上：『父母在，不許友以死！』是漢儒附會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即父母已死，也不應許友以死。大妹沒聽見過嗎？」飛娘道：「皇上非文爺不能救，東宮非文爺不能安，天下非文爺不能治；君即文爺，文爺即君。咱的死友，便是死君。」玉麟道：「文爺一死，世事可知！俺也幾番要死。因想古來孝子，俱以繼志述事為孝；咱們把文爺看做父母一般，該完他未了之局。大家這裡參想文爺救駕之法，要補完他忠心；接太夫人合家至島，供奉避禍，撫育五位公子長成，補完他孝心慈心。如今幸得文爺夢中指示，正該齊心合力，了他心事。大妹怎在這要緊關頭，反與文爺擰別著，不肯為他出力？他在九泉，豈得瞑目？」飛娘然後放聲大哭道：「大哥這句話，提醒了妹子了！且完文爺心事再處。咱們決些上樓去罷。」天生方才放心，領著有仁、有信俱至神樓。飛霞、碧雲、翠雲因急要知救駕之法，料想同著做事，終須見面，便不顧有仁素不認識，都上樓相見。有仁、有信把夢中之言，如此如此，一一說出。飛娘道：「真有二千五百丈長的絲索嗎？」碧雲等俱說文爺早已打成。飛娘一陣心痛，復又暈倒，天生道：「這又是怎樣？」飛娘哭道：「咱再不信文爺會死，如今連索連鶴，都在夢裡告訴二哥們，這死不是千真萬真了？怎不教人痛死！」大家聽說，都哭將起來。有仁、有信亦哭泣不已。

飛霞道：「高低遠近，都隔了十多里，咱們想不到那鶴，便再算不出這絲索到銅柱邊的法兒。」如包道：「文爺那日大笑不止，誰知是為這個緣故！不是精夫招下鶴來，文爺才笑的嗎？」玉麟等俱恍然大悟。翠雲道：「咱前還猜想，絲索就到銅柱邊，怎得係牢銅柱之上？這鶴倘飛不到銅柱邊去，也是常事。文爺托夢，是怎樣說來？」有信道：「文爺說他若在時，自有別法；如今只消托夢與奢兒他、精夫，叫他來守候拴縛。」翠雲道：「這就是了，這鶴一見他兩人，便直撲將去，便不怕不到銅柱邊，又不怕不縛得牢了！」飛娘道：「文爺各處托夢，怎獨不到這裡托一個夢兒？敢是誰惱了他嗎？」有信道：「文爺怎得有工夫？為怕斬賊謀害皇上，不離左右，護著聖駕；咱們若不在那裡經過，也還不得有夢哩！」飛娘點點頭道：「這才是精忠！咱們早些救出皇上，也得文爺鬆一鬆那魂靈！只今夜就去罷，要到那初八則甚？」有信、有仁道：「文爺卻諄諄囑咐的，是初八夜裡。」虎臣道：「他定的日子自有緣故，嫂子休要拗他！」如包道：「他在亮裡，咱們在暗裡，嫂子怎只顧與文爺擰著？」飛娘道：「不擰著罷了。咱也只為死守著皇上的苦惱，又巴不得早見他一刻的面兒。」

眾人下樓，敘述別後事情。玉麟便仍往古城，督練島兵。飛霞等便仍立起竿木，督率女兵，升木走索。並遵素臣前令，吩咐外護訊官，不許別島一船停泊。

到了初七日臨夜，便依著素臣夢中之言，派玉麟、如包領一千兵，攻圍龍島前面；派有仁、以神領一千兵在淡水洋停泊；一則阻截絕龍島救兵。二則攔殺困龍島敗兵。派有信領兵五百，俟救出皇上，保護回島。派虎臣、亞魯領兵一千，在本島一帶洋面，巡防接應。派本島將弁領島內存兵，內外城守，派天生、飛娘、飛霞、碧雲、翠雲、金硯、練索的婢僕、女兵及島兵一百六十名，俱潛處困龍島後。約會金面狐等，迎救聖駕，破滅逆關，俱於當夜先後起身，限初八日一更，各赴各處。

天生等船，於日落時，已至島後外洋，下碇定住。候至一更，統近石磧，見先有一船停泊，忙取白號帶扭起，那船也扯出白號帶來，便望那船放去，綁在一處。聞人傑等四人過船，與天生等廝會過，說道：「文爺夢中，原說今夜有雲無月，當於二更起手。如今重雲密布，月色無光，俺們一候二更，便可起手。」天生等依言靜候，約莫二更，抱出兩鶴，足上各係一繩，放起盤旋一會，忽地向銅柱邊飛去。停了一會，鶴便飛回。

扯那繩時，已扯不動；遂把繩索緊控扣在將軍柱上。將白號帶周圍招揚一轉，各人脫去長衣，單留緊身軟甲。飛娘正待上索，忽地背後搶過一人，兩手拉繩，飛身而上。飛娘看那人身影，竟是素臣，忙說：「文爺顯靈引路，咱們快些上罷！」亦飛身上去。隨後便是天生、聞人傑跟上。林平仲等三人不能上索。有信派著送駕，不須上索。飛霞、碧雲、翠雲忽見素臣現形，心裡未免膽怯，因飛娘躍躍而上，便也放大了膽，向那條索子，蟻附而上。有信等俟金硯、黑兒及各婢僕女兵上完，即止住島兵，令俟皇上下船後再上。

飛娘手勢，比素臣手勢更快，緊接素臣，仔細審視，竟與生人無二，忽又疑心素臣之死是假。但有信等豈肯捏此大謊？又何從捏此大謊？他兩也哭掉無數眼淚，豈有假的事？不可逼近了他，怕陽氣衝散了他陰氣；因把手勢放慢。上過幾百丈，見素臣兩腳交叉，搭在索上，仰著身面，用手拉扯。暗付：他既是陰靈，便可一飛而上，怎像吃力的樣子，搭起腳來？回轉一念道：「是了，他怕眾人不能上，故在索上教導方法。」因也搭轉兩腳，覺甚容易穩當，大喜道：「文爺陰靈，叫你們搭轉腳來，快依著他，穩快多哩！」背後的天生，那條索上的飛霞，便都交叉腳兒；並逐遞說下，照樣拉扯。不到半個更次，素臣已站在銅柱邊，飛娘飛身即上，見精夫在前引路，到滄海樓下，滿地躺著內侍，兵將俱昏迷不醒。素臣便去堵住樓下總門，揮飛娘等上樓，單把聞人傑留下。

飛娘等躡足上去，奢麼他持燭迎接，見地下躺著內侍、宮人，亦俱昏迷不起。走入中間，阿繡、白兒等擁著皇上，屏息而待。飛娘等跪下，悄悄磕了幾個頭。天生便把皇帝背負在身。丫鬟、女兵中有力者，便把原送去的美女、秀女，除阿繡、白兒不須背負外，餘俱各負一人，跑下樓來。到得銅柱邊，把帶來的軟輿，鉤貫在索，先把皇帝放下，候將至船後，將餘人放下。這卻不比上來的費力，這十多里地，不須半刻，已直卸下船了。

天生等奔回樓下，便要殺那宿衛軍士，素臣忙搖手止住。令春燕傾天生、聞人傑、飛娘、飛霞、碧雲、翠雲去劫殺法王，真人；令秋鴻領自己去誅斬直。二人各在衛士身邊，拿過刀劍，分領而去。飛娘不捨素臣，緊跟在後。到一個獨院門口，地下搭著帳篷，許多將士防守。秋鴻騰身上牆，素臣隨後亦上，飛娘便也飛身而入。院內亦有宿衛內侍，蹲著打盹，躺著睡覺。三人且不管他，踢開房門，齊奔入房。斬直正擁抱著皇上乳母保聖夫人熟睡。素臣把兩人頭髮扯散，並提下地，一腳踹住胸前。飛娘忙道：「不是斬直，是有屢子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正是，他吃了活人腦髓，長出來的。秋鴻，快取索來！」斬直嚇得魂出。保聖夫人號叫乞命。飛娘一刀已到，陽物剝斷，鮮血直噴。斬直大喊一聲，暈死地下。

秋鴻找著九龍絲縑，把兩人雙雙捆起。房內及床前床後守衛的內侍、宮人，雖也掣刀拔劍，上前救護，卻是從睡夢中驚起，怎當素臣、飛娘勇力，刀飛頭落血濺滿房。院內院外內侍軍將，一齊奔入。素臣、飛娘、秋鴻五把刀劍，如風雨一般，直驟出來，那裡攔擋得住！樓下島兵，陸續殺至，登時血屍滿地。

素臣把斬直兩人交付島兵，吩咐不許殺掉。迎著喊殺之聲，飛奔將去。只見許多和尚，拼命與天生等死鬥。素臣大喊一聲，直殺入去。飛娘隨後殺進。兩人在內一攪，勢便散亂。有認得素臣的，更自魂飛魄散。天生、人傑喊聲如雷，寶刀銅錘，風馳電卷。飛霞、碧雲、翠雲亦俱奮勇，從外砍斲。登時把大智慧佛、西天佛子、大國師、國師、禪師、善世、覺義等，如殺豬宰狗一般，噓

數百道光芒，俱如赤線，每道長百千萬丈，閃爍如電，變幻不測，映入碧波之內，飛舞上下，五色備具，正是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

素臣歎道：「此天下奇觀也！書記所載各處觀日之景，俱不足言矣！」春燕道：「各處或是看遲，或是離遠，或是方向不准，看了側面，又沒這島的飛崖銅柱，直出海中，今日這日，亦比皇上賞看不同，以前虛影還不相上下，這會子發出萬道光芒，像與海龍王鬥寶一般，分外精采，想是特地放出毫光來，與爺看的，好造化也！」又停一會，金輪俱現，光芒愈足，鐵丐狂喜大叫，幾乎失足落海。春燕、秋鴻看得心花開放，雖不敢叫笑，卻吱吱格格的，兩張小嘴再合不攏來。素臣亦覺所見迥異所聞，歎賞不已。直至離海一二十丈，光芒方漸收斂。

素臣急欲見駕，不敢久留，即下台入內，囑咐鐵丐權理島事，自帶春燕、秋鴻下船。路遇虎臣、亞魯，令去絕龍島，接應天生等，事平之後，如此如此。兩人得令而去。素臣於四更至島，忙取清油鹼水，擦洗假容，熏沐過了穿戴起靈座冠服。把前殿龍牌撤去，設了御座，與玉麟在廊下待漏。春燕等人內奏聞。五更三點，皇帝臨殿，素臣、玉麟山呼舞蹈畢，傳旨白祥退班，宣文先生上殿。素臣樞衣而上，皇帝賜坐。島中並沒錦墩，就把靈座前拜墊，鋪上紅氈，席地而坐。

皇帝道：「朕妄想長生，惑於僧道邪說，復信任宦寺，專權亂政，以致身辱國危，追悔無及！賴皇天赦罪，祖宗垂佑，誕降先生，為國家剷除奸逆，撥亂反正，豈惟朕父子感激，自太祖、太宗實嘉賴焉！傳聞先生凶信，朕連日哀苦，知大事已去，斷無挽回。不意先生從天而下，出朕虎口，生死而肉骨之！古人有雲：『祭則寡人，』請自今以後，國之大事，一切委之先生！乞先生將近日之事，詳悉奏知，朕當傾耳以聽。」

素臣惶恐辭謝，因把病在長沙，聞有恩旨以後，救駕以前諸事，逐一奏聞。皇帝又驚又喜，極口贊頌。即傳旨拜素臣東閣大學士，兼吏兵二部尚書，俟回鑾後，再定分茅之賞。素臣苦辭不獲，只得謝恩。皇帝道：「先生所進美女，朕已御過陸氏、何氏，俱封貴人，當帶回京。餘俱仍還先生。此番教朕出險，所有諸臣功績，叮分等次開造一冊，朕將親覽。」素臣領旨。皇帝退朝。素臣知皇帝現住天生正寢，即收拾左右兩院，為阿繡、白兒行殿。將美女、秀女仍撥去伏侍皇帝；在白、潘兩家丫環內，選出八九，分撥兩院，伏侍何、張兩貴人。一面趕造功冊，擬撰詔旨，令白祥齊赴萊州，委官分往山東各府宣佈。並與何仁、元思準備回鑾一切事宜。擬手詔敕知東宮，令金硯星夜入京，以慰太子憂念。

到得晚來，奉旨宣素臣入見，東西設席，延請入座。素臣汗流浹背，跪地力辭。皇帝道：「古來君臣常宴，原有此禮，何況先生！」素臣死不敢當。皇帝令把西席移上五尺，素臣只得就坐。皇帝道：「聞先生量極佳，今當為朕盡歡。」素臣不敢作假，一面問答，一面浮白，飲至八分，方敢告辭。皇帝令斟兩大爵，著兩貴人捧勸。素臣忙跪接而飲。皇帝道：「卿等皆先生舊人，豈可立奉，反辱先生長跪？」阿繡等本欲跪敬，因未奉旨，恐有不便，故俱立奉。今一聞旨，便俱跪下。素臣奏道：「兩貴人已經事皇上，臣白味死謹辭！」皇帝道：「以先生之功，即朕親跪以奉，亦不為過；況三品女官耶？」素臣無奈，只得速乾，讓兩貴人起立，然後平身。皇帝又親捧一大爵，出席賜飲。素臣要跪下去，又奉旨著美女扶掖住了，不許跪飲。素臣只得又立飲一爵。那爵可容三升，素臣已飲至八分，如何能連受三爵？如李白在沉香亭上一般，兩足交叉，只顧站立不定。皇帝命美女扶定，喚過春燕、秋鴻，說道：「救駕之功，除先生外，當以二女為最。彼曾受先生之記，不能再事他人；泣求於朕，朕已許之。今特賜先生為妾媵，兩貴人可撤朕席，上寶炬送先生歸洞房，與兩女成婚。」素臣酒在肚裡，事在心頭，忽聞賜婚，早嚇出一身冷汗！正是：

已知君意如流水，卻仗皇恩作泮冰。

總評：

不信素臣會死，以飛娘為第一，至飛娘亦信其死，而欲以身殉，則素臣之死更無疑義矣。既被提醒，催促上樓，急欲了其心事。而一聞絲鶴之說，仍復暈倒，加一倍簇寫。不特曲中至情，更見素臣之死千真萬確，各無絲毫疑議也。文章至此，直是造化弄人。

素臣一躍離地丈餘，飛娘躍起抱住，同落下地，妙極！神來之筆。非特奇情奇事撰出奇文也。非此，便須素臣自述，或飛娘識破，皆必呆鈍，且黯然削色，落勢矣。天生喜跳大笑，玉麟等圍著跳笑，飛娘咬著牙齦，何等花色，何等聲勢，而靈活如水中月魄，盤內珠光，豈非神來之筆。

飛娘欲殉素臣，以頭撞柱，此復緊緊抱住同落下地，而天生毫不見嫌，寫豪傑胸襟，闊大如此。然正以表飛娘之素性，素臣之素行，寫得出奇、出色，令人心花怒開。暗者歌，而悲者笑矣。尤妙在夾一莽撞之鐵丐，以科譚之使色外有色，奇中有奇，而反通正文。非無端科譚可比，則又奇不詭於正，方是第一奇文。